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春秋配

第六回 同私奔乳母傷命 推落澗秋娘脫災

話說那侯上官原是不安本分的人，自從那日離家出來做買賣，好好吃穿，又賭又嫖，不消數月本錢花了，落得赤手空拳難以回家見他妻女。遂自己尋思道：腰內困乏。不免走些黑道，得些錢財，方好回家。久聞羅郡中富戶甚多，但路逕不熟，未敢輕易下手，待我周圍瞻望一番。遂到各街各巷行了一遍。到一街中有魁星樓一座，蓋得甚是高大，朱紅高，卻極幽靜。這魁星樓，唯那文人尊敬，一年不過幾次拜禱，哪同別的神靈不斷香火，終歲熱鬧，所以冷冷清清人不輕到。這侯上官留神多回，說：「這個所在倒好藏身。我且躲避樓中以待夜靜時分，便好行事。」遂飛身上去，暗暗隱藏，不敢作聲。這且按下不提。卻說秋蓮依從奶娘之言開了櫃箱，撿了些得意的釵環首飾，並衣服等類，將綢袱包裹起來。然後拿手帕包緊雲鬢，隨身藍布衣裙，係上一條絲帶，打扮得爽爽利利。又將繡鞋纏緊腳帶，以備行路。奶娘也打整完備，說：「大姐你且房中稍坐，待我往前邊看看動靜，回來好生法作越壁過壁的事件。」秋蓮應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這奶娘遂悄悄輕著腳步，走到賈氏門外聽了一聽，聞得房內鼾睡之聲，陣陣聒耳。這是什麼緣故，只因昨夜尋地方、求呈詞，忙碌多時，所以睡得這等結實。奶娘心中暗道：這也是蒼天佑，令她這樣熟睡，我們逃走，庶不知聞。抽身回到後院對秋蓮道：「妙極妙極。幸那邊那賤物今正睡穩，倒得工夫安排走計。我想牆高如何能過，後邊有個現成梯子，可以上牆。」聞聽譙樓已打三更，奶娘將梯子搬到臨街牆邊說：「大姐你先登梯上去坐穩在那牆頭。」秋蓮依從，上得牆來。說：「嚶呀，你看乍在高處，膽戰心驚，令人害怕。」奶娘隨即也扒上牆頭，然後用力將梯拔起，順手卸到牆外。定了定神，說：「好了，脫身穩當，不可慌攻。大姐你且登梯下去，待我跟隨。」二人到了街心，說：「雖然闖出禍門，不知前去何處得安身之所。」奶娘道：「事到其間，只好相機而行罷。大姐隨我來順著這條柳逕，且往前行，再作道理。」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卻說侯上官正在魁星樓上躲藏，忽聽兩個婦人在街心經過，唧唧噥噥，急走疾行。「如何三更時候還敢來往，其中定有蹊蹺，非是急緊事情定是偷逃，身上豈有不帶些東西的。將物搶來，卻是采頭。不免下樓去奪她包裹便了。」遂下樓來暗暗跟隨。說：「待我聽她說些什麼。」及走了兩時餘，只聽奶娘說：「大姐，你看星斗將落，月色微明，只得放正了膽子，管不得我們弓鞋襪小了。別說大姐難以走此路逕，就是老身自幼到如今，也未曾慣這等苦楚。」大姐道：「奶娘我只是驚懼，心神不定。呀，你聽嘩喇喇柳葉亂飛，樹枝搖動，把我魂靈幾乎嚇掉。」兩人正在驚疑，背後有一個人趕來厲聲喝道：「哈，你們往哪裡走，決非好事，快快說個明白，放你前行，饒你性命。」奶娘道：「呀，爺爺呀，我母女是往泰山廟進香的，因未覓著下處，故尚在此行走，敢望見憐。」侯上官道：「我不管你進香不進香，可把包袱留下。」奶娘道：「哪有包袱？都是些香紙。」侯上官道：「就是香紙我也要的。」奶娘道：「你要我便不與你。」侯上官喝道：「你若不與，我就要動手了。」奶娘道：「清平世界，何得無理。你再不去，我就喊叫起來。」侯上官道：「你要喊叫，我便是一刀。」奶娘發急遂喊道：「有賊有賊，快來救人。」侯上官大怒，遂在腰中摸出刀來，說：「這賤人不識好歹，賞你一刀去罷。」說時遲，那時疾，手起刀落，正中奶娘喉嚨。聽得撲通一聲倒在塵埃，登時氣絕，魂靈已歸陰曹地府去了。竟把包袱拿去，嚇得秋蓮哎呀一聲，說：「不好了，強盜竟把奶娘殺死，又將包袱搶去。奶娘呀，你死得好苦啊！」不覺兩眼流下淚來。侯上官道：「婦人不要聲長，稍有動靜，也一刀斷送性命。快些起來跟我去罷。」秋蓮道：「你既殺了奶娘，奪俺包裹，就該逃去，又來逼我同行怎的？」侯上官道：「這是好意，送你到前面草坡路逕，莫要遺下蹤跡，原無別的心腸。」及至趁著月色，仔細向秋蓮觀瞧，才知道是個俏麗佳人。不覺春心發動，心道：幾乎當面錯過。世上哪有此嬌容，若得與她顛鸞倒鳳，不枉生在世間。且住，已竟是籠中之鳥，難以脫逃，不免再嚇她一回，看她怎樣。「婦人你可認得這地方麼？」秋蓮道：「我哪得認的。」侯上官道：「這就是烏龍岡，下面就是青蛇澗，幽雅僻靜之所，你肯與我做半刻夫妻，我便放你回去，你若不肯，一刀斫為兩斷。」秋蓮背身暗暗說道：「不想老天注定烏龍岡，竟是我喪命之所。如今失身於他，豈不傷風化，失節操，遺笑後世。到不如急仇尋個自盡，倒是正理。」正自沉吟，侯上官問道：「你不願從麼？」秋蓮怒道：「哪個從你，快速殺我。」侯上官思量道：一女子有何本事，何必問她。上前一把按倒在地，不怕她不從。轉身說道：「我和你這段姻緣，想是前生注定的。你若不從，我豈肯甘休。當這僻靜所在，就是你求人救援，也是萬萬不能夠的。猶如籠中之鳥，哪得飛去。」秋蓮心中暗想道：我到此時，豈是螻蟻貪生。但死的不明不白，有何益處。目下生個計策，倘或能把強人謀害，豈不痛快。若要不能，任他殺害，決不相從，也是保全名節。遂轉身說道：「也罷。事到其間，也說不得了。大王且請息怒，夫妻之事非我不從，只為無媒苟合，故此不從。」侯上官歡喜道：「既要媒妁這也不難，你我拜了天地，就以星斗為媒何如。」秋蓮暗想道：你看這賊，勢不能止，不免將計就計，反害了他，才可保全。那高岸上面有數棵梅樹，只說作親也要些花草，哄他上岸折花，那時推他下去，豈不結果他的性命。就是這個主意。轉臉說道：「大王真個要做親麼？」侯上官道：「全仗娘子見憐。」秋蓮道：「你且去將澗邊梅花摘下幾枝，插在那裡。」侯上官道：「要它何用？」秋蓮道：「指它為媒，好拜天地。」侯上官喜道：「這個何難，我就摘去。不知你要哪一枝？」秋蓮跟隨說：「臨澗這一枝，開得茂盛。」侯上官走到澗邊，只見樹直枝高，難以折取，正在那裡仰頭癡望。秋蓮一見想道：不趁此時下手，更待何時。哎，強盜休怪我不仁，皆因你不義。用手著力一推，只見侯上官翻個倒蔥掉下澗去。半時不見動靜，秋蓮才放下膽，說：「好了，此賊下去未曾做聲，想已氣絕。哎，可恨賊人心腸太歹，既然傷害奶娘性命得了包袱，又要逼我成親，天地間哪有這等便宜事，都叫你占了。到如今你要害人，反遭人害了。看看天色將明，只得再奔前走，尋個安身所在便了。」正是：

劈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

再說石敬坡，自從李春發贈他銀布回來，忽然改過，不敢再去偷盜，另尋了些經紀買賣，供養老母。這也虧李生感化他過來，才能如此。這日因赴羅郡有件生意，起身最早，行了多時，天已將明，不覺已到烏龍岡上。因想道：此處甚是荒郊，絕少人跡，又兼青蛇澗中多是賊人出沒之所，恐遭毒手，須要仔細防備才是。躊躇中間，已到澗邊，早聽有人喊叫：「救人，救人。」石敬坡驚訝道：「如何澗底下有人叫喊，這是什麼人呢？」又聽得澗底下有哎呀之聲，說跌殺我也。石敬坡聞聽，不解其故，慌忙喝道：「此處急且沒人行走，你莫非是魍魎魍魎麼？」侯上官在澗中道：「我是人不是鬼，休得害怕。」石敬坡道：「你既是人，為何跌在澗下呢？」侯上官道：「我是客人，路經此地，被賊人推下澗來，把腿膀都跌傷了，望客人救一救命，自有重謝。」石敬坡聞言說：「可憐，可憐。常言道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遂往下喊道：「那人不必啼哭，我來救你。」又想了想道：「嘎，你不是個好人，現有刀可證。」侯上官道：「老爺休得過疑，我是買米客人，遇賊傷害，千萬救我則個。」石敬坡道：「待我下去看看再辨真假。」遂從亂石層疊之中尋找隙地，高高下下，彎彎轉轉，方得下來。只見那人臥在石邊，真個傷了腿膀，滿身血跡。問道：「你既是客人，被賊搶奪，若要救上你去，將何物謝我呢？」侯上官道：「還有一包袱東西，只要你救得我上去，全全奉送。」遂將包袱遞過。石敬坡接過一看，俱是些釵環首飾衣服等類。竟反過臉來大聲喝道：「呸！你這狗頭，明明是個強盜，不知害了多少人，今日惡貫滿盈，失腳落澗，死亦應該，還來哄你老子。」侯上官哀求道：「我實是客人遇賊的。」石敬坡喝道：「狗頭放屁！你若遇賊，這包袱便不在你手中了，況且內中東西俱是婦女們所用之物，豈是行路人帶的麼？還要強嘴。」侯上官道：「既不救我，還我包袱罷了。」石敬坡道：「這也是來路不明的東西，不如送了你老子買些酒吃。此時不殺你，便是你的造化，還要別生妄想。」說完攜著包袱，仍尋舊路走到岸上，洋洋得意而歸，哪裡管他死活。正是：

蚌雀相爭兩落空，漁翁得利在其中。

惡人還得惡人挫，自古冤家狹路逢。

這侯上官見石敬坡走近，歎了口氣道：「我也是天理昭彰，自作自受，既然貪人錢財也就罷了，為何又心起不良，還要作賤人家女娘，敗壞人家節操，如今說也無用，只是身上跌得這樣狼狽，何時扒上澗去，才得將養。咳，只得忍著疼痛，慢慢挨走便了。」看官們，你看這侯上官，忙了半夜，徒落一場空，毫無益處，真令人可笑。石敬坡從何處來，卻能旱地拾魚，倒得快活。也因他改過自新，上天加護的意思。

閒言休論，不知秋蓮前途能得安身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